

## 真实版的《潜伏》

### 真实版“翠萍”

90岁的任远老人当年曾负责平西情报站晋东北情报小组的工作,是这批红色特工中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。他说,当年在平西情报站确实有一个与翠萍经历相似的女游击队长。在《潜伏》中,余则成与翠萍在党的安排下假结婚,以避免敌人对余则成身份的怀疑。在平西情报站,也有这样一位女性,她叫王凤岐。

和翠萍一样,王凤岐曾是游击队长,枪法很准,所以组织安排她从河北易县假装王文的妻子来到北平城,而此时的王文正在执行秘密发报工作。王凤岐的主要任务就是掩护王文。

王凤岐虽然也不识字,但是记忆力很好,上级交待的任务一般只要重复几遍,她就能记住。“不用纸笔,情报的内容更为安全。”在王凤岐来北平之前,组织专门派她到晋察冀根据地做过培训,专门训练如何掩护自己并保护同志的安全。负责发报的王文是留学苏联的学生,专门学习过关于电台的知识。

一个是留苏学生,一个是农村妇女,尽管两人文化与生活方面差异很大,但是由于共同的信仰,两人还是走到了一起。他们考虑到假结婚很容易被敌人识破,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,两人在见面20多天后秘密举行了婚礼,成为真正的两口子。

由于生活观念方面的差异,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也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,但还是十分恩爱。王文早已去世,王凤岐现在生活在天津,已经90多岁了,身体还很健康。

### 真实版“余则成”

平西情报站副站长李才的经历和余则成很相似,他潜伏在国民党华北剿共委员会,专门负责整理情报。如今李才已辞世,他的儿子讲述了父亲当年惊险的谍战故事。

李才执行潜伏任务初期,在北平城开了一家名为源通祥鑫的毛线店。李才利用这份工作认识了不少富太太,从她们那里渐渐掌握了她们先生的情况。他了解到天津的老汉奸们想在北平组织成立一个华北剿共委员会,专门收集关于共产党的情报,以讨好日本人。于是李才通过当时石家庄市长儿子的引荐,进入了剿共委员会,并专门负责整理委员会内部的情报。他借此打听到了国民党内部的人员构成,并认识了一些重要人物。

一次,李才发现了一份从晋察冀根据地截获的情报,情报透露近日共产党将有派兵行动。这份情报十分重要,如被敌人发现,我党的损失将是巨大的。于是李才利用职务之便,将这份情报从整理的文件夹中撤了出来。“像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都是由晋察冀根据地部署的,根据地很可能出现了内鬼……”想到这儿,他马上向组织汇报,请他们仔细排查。一周后,李才将扣下的情报原封不动地塞回了文件夹。此时,根据地已经改变了行动计划,特务也被抓获。

李才在北平城做地下潜伏工作,而他的妻子邹时曾在一段时期内做发报员。为工作方便,组织决定将他的夫人送进北平城。邹时身穿厚旗袍,脚踩绣花鞋,赶着小毛驴从涧沟村到西直门。到了城卡,被一个宪兵拦

下,要检查身份,邹时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,随手亮出自己的良民证。“这名宪兵一看这身打扮必是有钱人家的小姐,太太,马上毕恭毕敬地侧身让路。邹时骑着小毛驴刚往城里挪了几步,就被另一个宪兵叫住了。“不对啊!你是从涧沟村来的,怎么会拿着新的良民证?那里还没有换发新的良民证呢!怎么回事?和我们走一趟吧!”

他们将邹时送到温泉日本宪兵队,开始拷打,并逼问她进城的原因。被敌人严刑拷打了5天5夜后,邹时没有透露半个字。最后,趁敌人放松警惕,邹时跑到宪兵队挂在墙上的炸弹,准备拉导线和敌人同归于尽。但被敌人察觉,将她拽住,并绑了起来。

此时,共产党内部的工作人员才打听到了邹时的动向,组织决定让李才借夫妻身份打探情况。李才身穿呢子大衣,脚踏大皮鞋,头戴瓜皮帽,一副富人模样,来到温泉日本宪兵队。面对被毒打的妻子,他大嚷大叫:“你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病啊!在家里待得好好的,为什么要到处乱跑!结果被共产党抓起来了!还伤不够,还在那边帮他们的伤员包扎伤口!你不是被共产党洗脑了,还想假装共产党啊!”听了李才的破口大骂,邹时意识到了他话中的玄机,于是赶紧顺着演下去,表示自己知道错了,不该受迷惑,并表示很想念家里人,想赶紧回家。

李才走后,邹时并没有被宪兵队放出来,但是敌人的疑虑已大大减弱。河端伍长一直很欣赏邹时的刚毅气质,决心好好培养她。他将自己的自行车借给邹时练习,于是,邹时开始在院子里练骑车。慢慢地她发现自己骑车时,院里的官兵并不注意。邹时终于在被关一个多月后,从温泉日本宪兵队骑自行车跑了出来,沿山路一直骑回了涧沟村根据地。

摘自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

定很冷。”“不,是很热。”也有人这样争论。

“这种事情怎么能叫军官来干?”还有人提出质疑。

最后,个人对大家喊道:“让我们把战壕尽快挖好,再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,那个老畜生想用它干什么都和咱们没关系。”这个人后来被巴顿提拔了。

巴顿总结说:“我必须挑选不找任何借口完成任务的人。”

摘自《民族文汇》

## 苏东坡的口福

应该说,苏东坡的口福,是其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。如果看不到这点,就不可能完全理解苏东坡。

苏东坡一生犯小人,总是不得安宁,这也是所有善良的人经常碰上的厄运。然而,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,却有着难得的好口福,实在使那些整他的人气得发昏。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,会吃,懂吃,有条件吃,而且有良好的胃口,吃得下去,消化得了,实在是一种幸福。尤其在你的敌人,用钝刀子割你的头颅,给你制造痛苦时,或者用谣言、中伤、诬陷、抹黑的手段,在精神上折磨得你半死半活时,而你却像一则电视广告说的那样,“吃嘛嘛香”,那绝对是一种灵魂上的反抗。应该说,苏东坡的口福,是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。如果看不到这点,不算完全理解苏东坡。

他在《湖州谢表》里,公开表达出这种反抗精神,不肯妥协的态度:“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”,压根不理睬这些握有权柄的得志新贵。他哪里晓得小人不值得罪的道理。照讲他想讲的话,照写他想写的文章,锋芒毕露,略无收敛。于是,他就一而再,再而三地遭到政治上的迫害。外放,贬官,谪降,停俸,这也是历史上的统治者收作作家诗人,还不到杀头掉脑袋的程度之前,常用的一套令其不死不活的做法。

## 汪精卫与美人肝

南京著名清真菜馆“马祥兴”有四大名菜:美人肝,松鼠鱼、蛋烧卖、凤尾虾,其中又以“美人肝”最为人所称道。

所谓美人肝,既与美人不相干,也并不是肝,而是南京板鸭的副产品——鸭子的胰白。一只鸭子只有一小块胰白,要四五十块鸭胰白才能炒出一盘美人肝。为什么叫美人肝呢?这要从1927年说起。

1927年8月,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野。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对立,形成两个政府,史称“宁汉

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他噤声,沉默,低头,困顿,以至于屈服,告饶,认输,投降。但小人们完全估计错了,苏东坡无论被贬谪到什么地方,都能写出作品,都能吃出名堂,都能活得有滋有味。这就非我们那些或神经脆弱,或轻浮浅薄,或经不起风风雨雨,或摔个跟头便再也爬不起来的同行,所能望其项背的了。于是,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文章,你不能不羡慕他的口福。无论文章,无论胃口,都充满了他对权势的蔑视,对小人的不屑,对生活 and 明天的憧憬和希望,以及身处逆境中的乐观主义。

善良的人可能穷困,可能坎坷,可能连一个虫豸也敢欺侮他,可他心里是坦荡的,觉也睡得踏实,因为他无可再失去的了,还有什么值得挂牵的呢?而与之相反,用卑劣的手段,用污秽的伎俩,用出卖灵魂的办法,或获得了金钱,或获得了权力的小人之流,他并不因此而无忧无虑,称心如愿的。为了保住他的钱,他的权,不得日思夜想,坐卧不安,提心吊胆,惶惶然不可终日。哪怕半夜从梦中醒来,也一身冷汗。所以说: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。”得到虽然满足而快乐,但害怕失去而战兢兢,其实更痛苦。虽然,他们的伙食标准比谁都不差,而且,几乎天天有饭局,忙者,从琳琅满目的早餐开始,直到夜半的酒

吧小啜,可谓吃个不停。然而,心有余而力不足,通常不会有太热烈的食欲,味同嚼蜡,也感觉不到美食的享受。

在宋人朱弁的《曲洧旧闻》里,我们看东坡先生就是另一番情景了,他那渲染吃喝的豪情,他那洒脱奔放的状态,他那充满自信的心志,跃然纸上。“东坡与客论食次,取纸一幅,书以示客云:‘烂蒸同州羊羔,灌以杏酪食之,以匕不以筷,南都麦心面,作槐芽温淘,糝裹兔抹猪,炊共城香粳,荐以蒸子鹅。吴兴庖人斫松江鲈,既饱,以庐山康王谷帘泉,烹曾坑斗品茶。少焉,解衣仰卧,使人诵东坡先生《赤壁前、后赋》,亦足以一笑也。’”能够这样了解自己,享受人生,心胸开阔,品位高尚的诗人,能不不惊风雨、名垂千古嘛!

从苏东坡身上,我们至少获得以下三点教益:作为一个作家,第一,得要有一份坦然从容的好心胸,千万不要仰趾鸡胸,首鼠两端,患得患失,狭隘偏执,那是绝成不了器的。第二,得要有一份刚直自信的好精神,切莫任人俯仰,随波逐流,墙头衰草,风中转蓬,那是绝站不住脚的。第三,恐怕得有一份兼容并蓄的好胃口,不忌嘴,不禁食,不畏生冷,不怕尝试。这个道理若用之于营养,则身体健康;用之于文章,则尽善尽美;用之于交友,则集思广益;用之于人生,则丰富多彩。

如果他们没有好心胸,好精神,特别是好胃口,好的消化能力,能达到这样的文学高度嘛?
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菜盘盛好,上桌,充做一菜。

白崇禧见此菜色白黑泛红,尝之鲜美爽脆,娇嫩无比,便问菜名,老板灵机回复:本店名菜“美人肝”。

自有了“美人肝”这道菜,汪精卫便爱不释手,每到夜深人静,腹中饥鸣,则差秘书去城外的“马祥兴”购买“美人肝”。当时南京城墙完整,各城门在夜晚关闭,秘书出城要喊话,言明出城事由。久之,守城官夜见汪精卫秘书的车到,便喊“放‘美人肝’出城”,一时成为小报新闻。

新中国成立后,“马祥兴”的老字号在十年浩劫中被取消,四大名菜也被大众饭菜所代替。近年来,随着老字号的复兴,“马祥兴”也重现了原来的鼎盛。

摘自《都市·翻阅日历》

## 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## 过去的的生活

王安忆

有一日,走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前的天山路上,在陈旧的工房住宅楼下的街边,两个老太在互打招呼。其中一个手里端了一口小铝锅,铝锅看上去已经有年头了,换了底,盖上一有些瘪瘪。这老太对那老太说,烧饭饭时不当心烧焦了锅底,她正要去那边工地上,问人要一些黄沙来擦一擦。两个老人说着话,她们身后是开发区林立的高楼。新型的光洁的建筑材料,以及抽象和理性的楼体线条,就像一面巨大的现代戏剧的天幕。这两个老人则是生动的,她们过着具体而仔细的生活,那是过去的的生活。

那时候,生活其实是相当细致的,什么都是从长计议。在夏末秋初,豇豆老了,即将落市,价格也跟着下来了。于是,勤劳的主妇便购来一篮篮的豇豆,捡好,洗净,然后,用针穿一条长线,将豇豆一条一条穿起来,晾起来,晒干。冬天就好烧肉吃了。用过的线呢,清水里淘一淘,理顺,收好,来年晒豇豆时好再用。缝裤子的线,也是横的竖的量准再剪断,缝到头正好。拆洗被子时,一针一针抽出来,理顺,洗净,晒干,再缝上。衣人插秧秧行的线,就更更要好了,是一年之计,可传几代人的。电影院大多没有空调,进去只有纸扇,放在检票口的木箱里,是供有事对,拾一把,出来时,再扔回去,下一场的

## 孝心无价

毕淑敏

我不喜欢一个苦孩求学的故事。家庭十分困难,父亲逝去,弟妹嗷嗷待哺,可他大学毕业后,还要坚持读研究生,母亲只有去卖血……我以为是那一个自私的学子。求学的路很漫长,一生一世的事业,何必太在意几年蹉跎?况且这时间的分分秒秒都苦涩无比,需用母亲的鲜血灌溉!一个连母亲都无法挚爱的人,还能指望他会爱谁?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的人,怎能成为为人类献身的大师?

我也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,断然离去的游子,无论你有多少理由。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,不必将个人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。在一位

人好再用。这种生活养育着人生的希望,今年过了有明年,明年过了还有后年,一点一滴不是得过去且过。不像今天,四处是一次性的用具,用过了事,今天过了,明天就不过了。这样的短期行为,挥霍资源不说,还挥霍生活的兴致,多少带着些“混”。

梅雨季节时,满目的花尼龙伞,却大多是残败的。或是伞骨折了,或是伞面脱落下来,翻一半边上,雨水从不吃水的化纤布面上倾泻而下,伞又多半很小,柄也短,人缩在下面躲雨。过去,伞没有现在那么鲜艳好看,也没那么多的花样:两折、三折,又有自动的机关,“哗啦”一声张开来。那时的伞,多是黑的布伞,或者蜡黄的油布伞,大而且坚固,雨打下来,那声音也是结实的,啪、啪、啪。有一种油纸伞,比较有色彩,却也比较脆弱,不小心就会戳一个洞。但是油纸伞的木伞骨子排得很细密,并且那时候的人,用东西都很爱惜。木伞骨子和伞柄渐渐地,就像上了油,越用久越结实。铁伞骨子,也绝不会生锈。伞面倘若破了,就会找修伞的工匠来补。他们都有一双巧手,补得服服帖帖,平平整整。撑出去,又是一把遮风避雨的好伞。那时候,工匠也多,还有补碗的呢,有碎了的碗,只要不是碎成渣,他就有本事对上茬口,再打上一排钉,一点不漏

的。今天的人听起来就要以为是神话了。小孩子玩的皮球破了,也能找皮匠补的。藤椅,藤梯,甚至淘箩坏了,是找篾匠补。有多少好手艺人啊!现在全都没了。结果是,废品堆积成山。现在的生活其实是耍粗糙得多,大量的物质被匆忙地吞吐着。而那时候的生活,是细嚼慢咽。

那时候,吃是有限制的。家境好的人家,大排骨也是每顿一人一块。一条鱼,要吃一家子。那时,吃一只鸡是大事情,简直带有隆重的气氛。现在鸡是多了,从传送带上啄食人工饲料,没练过腿脚,肉是松软的,味同嚼蜡。那时候,一块豆腐,都是用卤水点的。绿豆芽吃起来很费工,一根一根摘去根须。现在的绿豆芽却没有根须,而且肥胖,吃起来口感也不错,就是不像绿豆芽。现在的东西多是多了,好像都会繁殖,东西生东西,无限地多下去。可是,其实,好东西还是那么多些,要想多,只能稀释了。

这晚,去一家常去的饭店吃晚饭,因有事,只要了两碗冷面。其时,生意正旺。老板和伙计上上下下地跑,送上活蛇活鱼给客人检验,复又回去,过一时,就端上了滚热的鱼虾蛇羹,这才是天长日久的生意之道。不像现在,今天做过了,明天就关门,后天,连个影子都不见了。生活,变得没什么指望。

摘自《报刊精萃》

候,无法懂得。当我们懂得的时候,已不再年轻。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,有些东西永无弥补。

“孝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,“孝”是无法重视的幸福。“孝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链条,“孝”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,一旦断裂,永无连接。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。也许是一处豪宅,也许是一片砖瓦。也许是天大彼岸的一只鸿雁,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。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,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分五分。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,也许是一只野果一朵小花。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,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。也许是数以亿万的金钱,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颗硬币……

在“孝”的天平上,它们等值。

只是,天下的儿女们,一定要抓紧啊!趁你父母健在的光阴。

摘自《读者》

## 手足情深

尤今

的耳朵。

我拉开女儿的双手一看,她的左耳后,出现了一道一寸来长的裂痕,丝丝血水渗出来。

我一面替她敷上消毒药水,一面大声斥责老二:丈夫更是拿出了藤鞭,准备打他手心以示惩罚。然而,涕泪滂沱的女儿却抽抽搭搭地为他求情:“爸爸,不要,不要打他!”

“罪行”太深,不得不打,两边手心,各打了3下。他不敢呼痛,只是

## 看玉的秘诀

星竹

一块含了翡翠玉的石头,放在你的面前,你能通过石头的表面,看清里面的文章吗?千百年来,多少入想掌握这门技术,可惜,至今也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的有这种把握。于是,看玉便成了一个相当神秘的行当。

正是因为如此,买翡翠玉石,就是一门有相当难度的学问了。民间有“一刀富,一刀穷,一刀死”的说法。因此,你可能暴富,可能上当,多半人是倾家荡产。

一刀富,说的是一刀切开,石头里面全是绿绿的翡翠,那你就发了,三辈子享受不尽。一刀穷,说的是这一刀切下去,里面全无翡翠,那你就惨了。一刀死,说的是你经受不住这种打击,一刀下来,你赔得个底朝天,承受不起,或投河,或上吊。

在缅甸的一些矿场里,年年都有一夜暴富的人,年年也都有倾家荡产的人,投河上吊的主儿,每年不下几十个。看玉,真不容易!在云南与缅甸一带,就生出一专门看玉的人。其就是看石头,这些人通过长期的实践,凭着石头的外表,能看出石头里面到底有多少翡翠来。这功夫可是深了,但由于谁也不知道石头里面的真正情况,看走眼的时候依然还是很多的。

在云南,有一位姓许的师傅,看石头比一般人都高明,算是一个奇人。买石的人都委托许师傅帮着去看玉,开出的价钱很大,但许师傅反而要得很少。

## 美文闲读

静静地搓着手。一双眼睛牢牢地看着妹妹的耳朵,眼睛是不能掩饰的悲伤。

把女儿抱上楼去,哄她入寝。老二悄悄尾随,站在床边,伸出鞭痕犹在的手,把一片胶布递给我。

夜里,家人都已入睡,恍然间,我突然被搬动椅子、摁亮电灯的声音惊醒了。一跃而起,冲到女儿的房间,就在那一刻,我看到了极为难忘的一幕:

我家老二,跪在老三床畔,正轻轻地拨开她的头发,低着头,细细地看着她耳后的伤痕。

一股热潮,蓦地泛上了我的双眼。

摘自《课外阅读》

贪心,手续费收得最低,如此的心态才能使心平静,心平静了,才能不影响眼力。我家看石,之所以准,再无别的秘诀,只是凭着不贪的心念。而多数人却做不到,见到一块玉,心就跳得不行,马上就被取了贪念,怎么还能看好玉。这个天下,无人不贪,一个贪字,便毁了一切,一个贪字,心便先散乱了,散乱了的心,自然就被迷惑,一颗已经被迷惑了的心,还怎么能看透本来就看不清楚的石头。

要学看玉的秘诀,你们先把贪念去了,把这个功夫练好,心里自然就有了准。

汉子们听了全都愣住。许师傅说,不贪的心态,你们能做到吗?要想得到这个秘诀,你们从现在起就得去修,十年八年以后,说不定会有效果。我是修了十几年,才敢出去给人家看玉。

汉子们无言以对,他们要不是贪念太重,怎么会绑了许师傅,许师傅如此的心境,可是他们学得了的?

看玉,多少年来,除了那些人人可以掌握的技术,其实就是一个心态了。这是主宰,其他的都是附属。其实世上凡是用心去衡量,去甄别,去判定东西,都属于一种心上的“技巧”。

用心上的“技巧”去做事,就必须耍有一颗平静、纯净、不散乱的心,失去这个,便失去了根本,再大的学问都没有用。心上的“技巧”是要首先去了心上的杂质才成,这个谈何容易!

汉子们无奈,最后只得放了许师傅。

摘自《解放日报》